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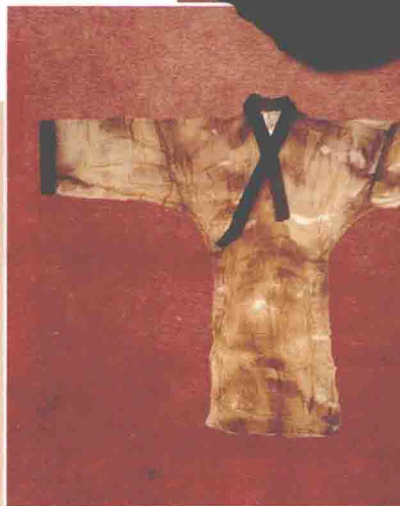


CCTV 人文历史丛书

王陵的秘密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 编

- 秦公大墓的千古遗恨 ■ 沉默的辉煌——神秘的秦始皇陵
- 发现曹操墓 ■ 马王堆传奇 ■ 王陵疑云——揭秘西汉楚王刘戊墓
- 消失的王陵——南诏、大理王陵之谜
- 王陵疑惑——发掘战国时代的韩国王陵
- 大墓疑云——揭秘西周虢国王陵



长江出版社
CHANGJIANG CHUBANSHE

CCTV 人文历史丛书

王陵的秘密

CCTV 《走近科学》编辑部编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陵的秘密 / CCTV《走近科学》编. —武汉:长江出版社, 2014.4

(CCTV 人文历史丛书)

ISBN 978-7-5492-2556-9

I. ①王… II. ①C… III. ①陵墓—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K928.7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2689 号

WANGLING DE MIMI

王陵的秘密

CCTV《走近科学》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 高伟

装帧设计: 泽雨

封面设计: 张亮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0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2556-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CONTENTS
目录

秦公大墓的千古遗恨

1

沉默的辉煌——神秘的秦始皇陵

25

发现曹操墓

35

马王堆传奇

59



王陵疑云——揭秘西汉楚王刘戊墓

81

消失的王陵——南诏、大理王陵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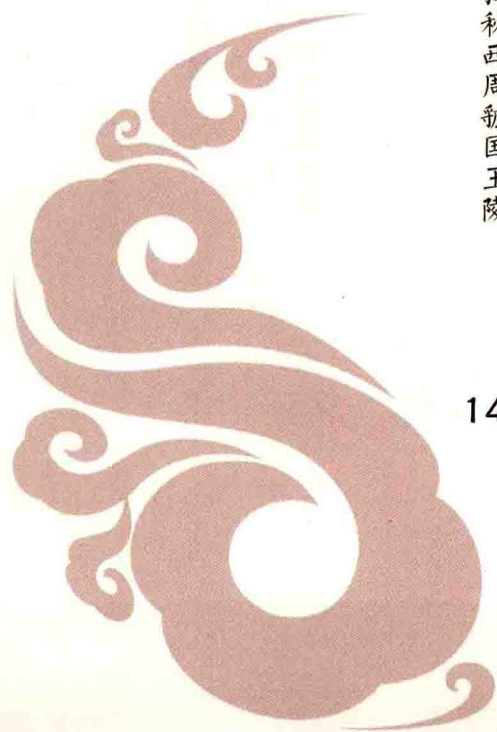
119

王陵疑惑——发掘战国时代的韩国王陵

131

大墓疑云——揭秘西周虢国王陵

147



| 秦公大墓的千古遗恨 |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的建立者——秦国是从哪里发迹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底蕴支撑他们吞并六国？一座鲜为人知的大堡子山，一场罕见的群体性盗掘古墓事件，一批流散世界各地的珍贵文物，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西垂陵区，这堆尘封的古代大墓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国人痛心疾首的千古遗恨。

疯狂的古墓盗掘

20 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甘肃省的礼县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声名鹊起，其原因来自于一场令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有良知的老百姓都深感痛心的盗墓风潮。这场“古墓浩劫”堪称千古遗恨。

据公开的文字记述，1987 年，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悄悄开始了一股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

所谓“龙骨”，其实就是大型古生物的化石。

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期间不断传出有人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地传播各地，也风一样快地引来了一些不法文物贩子。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之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对穷困有切肤感受的农民深知“一分钱难死个英雄汉”的道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铜壶烂罐、一小块渗透土沁的玉石片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卖到三五万元钱，这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暴利，不啻是多少代人渴望早上出门，把挡路的石头踹上一脚，石头立马变成金疙瘩一类的美梦眼下果真变成了现实。

“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龙骨，很快就被人们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人指望依靠它发家致富了。

关于礼县盗掘古墓的起因，还存在另一种没有见诸文字的说法。

赵小钧，作曲家，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礼县永兴乡龙槐村人，近年一直在搜集礼县盗墓活动的资料。

赵小钧介绍说：盗墓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在我们村的村头河边

有一个乌鸦洞，据说盗出来了7个鼎、6个簋，其中有2个方簋，4个圆簋。

无论起因怎样，个别农民通过盗墓的确有钱了，而且是突然间有了很多钱。

赵小钧介绍说：有个小伙子在榆树坡上的车马坑盗完后，晚上文物贩子就把钱给他了。他把钱装在自己的衬衣里面，回到家里面站到炕头把衣服一提，钱就全部落在炕上了，把他的父亲吓哭了。他的父亲认为儿子肯定在哪里偷盗了，就下炕悄悄地把大门锁上，开始盘问儿子，说你是不是偷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儿子就讲是挖古墓卖的钱。

个别农民的瞬间暴富，刺激了更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很快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极为罕见。

隐藏在幕后的不法文物贩子以金钱为诱饵，推波助澜。当地的不法农民为挣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

有一个大型炭墓坑，盗墓者花了很大力气，用背斗从盗洞里往上背土，但太深挖不出来了，就点着了火，光炭就烧了一个月。

盗墓者利令智昏，几近疯狂，如果盗墓没有收获，回来时就会把铁锹反复抛向空中，砍断有线电视线路，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渐渐盗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了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上。

大堡子山位于西汉水



大堡子山“中”字形大墓出土的风鸟纹漆匣

北岸，像连绵的群山中独独伸出的龙头，挡住了通往礼县的去路。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通行便利，县上炸开岩石，在南侧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

1987 年以前，礼县大堡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种庄稼、栽果树，延续着数千年以来的劳作方式，修梯田的时候，他们也偶尔挖出过青铜器，但没有人拿回家去，更谈不上贩卖。农民认为，那是死人用过的死铁烂铜，“拿回家坏人”，意思是拿到家里会给家人带来不祥，所以就主动卖给国营废品收购站，拿到三五块钱卖些煤油、食盐，补给家用。

然而，这些 20 年前的寻常景象，现在来说仿佛已是遥远的犹如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

到了 1992 年和 1993 年，礼县的盗墓活动进入了最疯狂时期，大堡子山成了部分农民实现发财梦想的天堂。国内和香港、澳门地区的不法文物商贩趋之若鹜，住在距离礼县 70 千米以外的天水市，派出“马仔”打探消息，鼓动、引诱、收买当地农民不分昼夜挖掘墓葬，迅速形成了勘探、挖掘、收购、贩运一条龙的作业系统。

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盗墓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文物知识，他们对文物的识别、断代、辨伪能力和职业文物工作者相比毫不逊色。

当地农民介绍说：刚开始掏古墓的时候，古墓都是这样找到的，土色有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近景〕



混合土、有封土的分界线，生土和熟土的分界线找到了，根据这个就掏进去。生土是白色的，熟土不白，是混合土，就往里面掏，看有没有分界线，如果再有一个分界线，这里面有第一道墓门，挖进去，可能还有第二道墓门。有时一个墓里面有三四个墓室。

外来文物贩子雇用的“马仔”们拿着所谓“老板”给的钱东奔西走，从农民手上压价收购文物，加价后交给守株待兔的“老板”。

外地文物贩子看到这些几乎都可以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器型厚重高大，独特完整、纹饰精美、锈色一流，明知“马仔”从中加了钱，也一概收买，根本不在乎价格高低。他们清楚，到手的文物卖到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就会获取暴利，卖到国外的价格更是天文数字。

疯狂盗掘古墓的野火，最终“包剿”了大堡子山。这座尘封的古代大墓，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几乎一夜之间，大堡子山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狼藉之地。

目睹古墓被盗的惨状，当地的一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人士忧心如焚，开始了呼吁行动。

《甘肃日报》当时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介绍说：1993



大堡子山出土的石簪和卷云纹瓦当

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记得五月份有一天到这一带采访，第一次上来我点了一下有6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我发现漫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有2400多人，波及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有一些来盗墓的群众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晚上打着灯笼火把，有时候一家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年6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刊登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前，已经对礼县盗墓活动有所了解的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即赶往礼县。

陈绮玲介绍说：上了大堡子山以后看到当时挖的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有很多没有点完的蜡烛，还有废弃的手电筒，到处都扔着呢，这说明那些盗墓者除了白天挖以外，晚上也在抢时间，挑灯夜战。据说当时的文物贩子是坐地收购，如果挖出来的是铜器、金器、玉器，文物贩子就收，如果是陶器，文物贩子不收，就当场砸碎，非常可惜。

从盗墓现场回到礼县招待所，陈绮玲副省长心情沉重，彻夜难眠。

回省城之前，陈绮玲副省长又召集有关人员，在天水市召开了更大范围的专题会议。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又召开了联席会议。

接二连三的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会议精神的贯彻，基本遏制住了礼县的盗墓活动，现存在礼县博物馆的部分文物就是那时截获并保护下来的。

考古工作者进驻大堡子山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说：现状是惨不忍睹，漫山遍野都是巨大的坑洞，就跟上甘岭战役中美国人炸上甘岭一样，全是非常大的坑洞。

现状如此，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被疯狂盗掘后的墓地上能有重大发现呢？能够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吗？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陶少女头像，是《中国美术史》选用的经典。

寺洼文化：中国西北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并扩及陕西省千水、泾水流域，代表陶器为马鞍形口罐。



在大堡子山脚流过的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是一条倒流河，从东向西把卤城、祁山等三国名城和大堡子山串连在河道北岸10千米长的距离内，在那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廊。然而，正是这条长廊所拥有的地下丰富的遗存，却使它遭到了2000多年不遇的最严重的破坏。

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考古



↑大堡子山“中”字形大墓墓室及西墓道↓

人员清理了1座车马坑、2座大墓和9座小型墓葬。这是两座“瓦刀”形车马坑。西面的车马坑盗损严重，已无发掘价值，考古人员发掘清理了东面的车马坑，也叫一号墓。这座车马坑全长36.5米，墓室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根据遗存残迹判断，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总计葬车12辆，马48匹。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大墓，标号为三号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

底中央也有腰坑。

这次发掘，使考古人员倍感痛心。偌大的墓葬，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没有发现重要的器物，收获极小。只有坑底比比皆是的盗洞，给考古人员留下了伤心的记忆。

长115米、深16.5米的墓道，怎么会盗得那么干净、彻底呢？

在大堡子山掏墓的有上千人，甚至卖啤酒、凉面的都上山搭帐篷。

由于盗墓者对大堡子山的盗掘是从基地的东北和北部开始的，经过几年的盗掘，逐渐蔓延到基地的中心区域。所以盗洞均按中、小型墓的规格，5到7米挖一个，竖挖下去之后，盗墓者按照土色留下防止塌方的保安土柱又横向挖掘，最终盗洞相互串通，当恰巧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时，其他盗墓者便蜂拥而至劫掠一空。

尽管如此，让考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分布特点和墓葬的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却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陵区的主人会是谁呢？

秦人第一陵区

——西垂陵区

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只是把文物就地卖给了天水人，然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短时间内却出现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也正是有关专家学者对一时间国外、国内出现的这批文物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逐渐揭开了这个陵区的主人之谜。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了出自甘肃省礼县的50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金饰片镂压鹰、龙图形等，长52~57厘米，宽32~37厘米，与中国海关查获的20余片走私金箔如出一辙。

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

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4只青铜列鼎和2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博物馆出重金买了回来。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2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2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

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出土的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

因为散落世界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多有铭文“秦公”二字，专家



【垂纹秦公鼎】

学者初步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园陵，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它就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说：当时寻找的范围是在陕西关中一带，西垂陵区发现之后就把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找到了，不仅在地域的分布上，而且在时间的顺序上都填补了一段空白。

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大墓是秦人的第一陵区，其损失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已经去世的礼县博物馆资深文博工作者吕自俭先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义愤填膺的感叹：“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陵墓的被盗抢是历史的耻辱与悲哀。”

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个当地文化工作者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录下的这些声音千万不要销掉，现在国际上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还有没有面世的，更多的恐怕还是重器。如果有一天出来了，和他们说的能对上，那就能证明那是礼县大堡子山墓葬的器物。

这些目前公之于世的文物，可能只是礼县大堡子山陵区被盗掘文物的极小一部分，其他文物至今下落不明。在礼县的农民中，不少人还记得他们见过的那些稀世之宝。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从法国带回的图录，是法国收藏家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金箔图录。依此作为参照，考古工作者说很难断定还有多少礼县大堡子山的文物深藏在国内外的密室里。

陈绮玲介绍说：历时3年，我们从1993年到1996年，把盗墓的狂潮基本上遏制住了。

圆顶山的贵族墓葬

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平息几年之后，一些盗墓者受暴利的驱使，又将黑手伸向了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圆顶山。

圆顶山在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的南河岸，从西和县向北流来的漾水河经圆顶山脚下向西流去，在不远的西北角与西汉水汇合。圆顶山上有赵坪村和西边的龙槐村土地。

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从方向上看去，仿佛死去的贵族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堡子山陵区里的主人。他们生前无法预料的是，在沉睡了 2000 多年以后，盗墓贼疯狂的铁锹和撅头捣毁了他们的葬身之所，绞碎了他们在地下宁静的守望。

祝中熹介绍说：那个地区非常重要，早在很多年之前就经常出土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它和大堡子山陵区隔水相望，它的时代比大堡子山陵区要晚，是一个贵族墓区。

在永兴乡龙槐村的紧靠河川的地埂前，就是逶迤西去的漾水河。在长度不足 70 米的土崖上，至今彰显着紧密相连的盗洞，足见那时盗墓的规模之大、参与的人数之多。

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盗掘的惨相历历在目，圆顶山贵族墓葬的保护迫在眉睫。有关方面认为，这些贵族墓葬拥有极大的考古价值，为了防止大堡子山墓葬的悲剧重演，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1998 年 2 月 23 日至 5 月 22 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完成了圆顶山部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考古人员发现，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墓葬时代应为春秋早期，



「垂鳞纹秦公鼎」

但也不排除春秋中期的可能性，具体年代要比大堡子山的西垂陵区时间晚得多。

祝中熹介绍说：现在大家都承认这里可能是春秋中期的秦国墓葬，好多墓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墓葬里面的东西损失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就让我们对秦人在西汉时的墓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器物证明，秦人都邑东迁之后，仍有秦国公室贵族留居西垂，也就是现在的礼县，守护着桑梓故土上的先祖宗庙和公陵祖塋。

圆顶山的五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 300 余件，还有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器、贝类等 100 余件。陶器有大喇叭口罐、鬲、壶、仿青铜鼎的陶鼎等。

礼县圆顶山贵族一号墓出土的秦人蟠虺纹车形器是该墓区所出器物中最引人瞩目、研究价值最高的一件。全器通高 8.8 厘米，长 11.1 厘米，宽 7.5 厘米。盒为长方体，有盖，盖由中间纵向启缝的两扇合成。盒沿四角各饰一较大的立鸟，鸟足部可以 360 度的转动，当四只鸟方向旋转至同輿向一致时，厢盖可开启；如果鸟站立的方向同輿的方向错位，则厢盖即被锁住。构造设计十分巧妙。盖扇对接处，一侧为一蹲坐的熊钮，一侧为一跪坐的人形钮，人、熊相向，车厢体四楞上各有一只行虎，虎首向上昂扬，大耳巨嘴，和同地所出器物附饰的虎形风格相似。盒体下附带轴的四轮，每轮辐条八根，车毂突出，车轮至今仍可转动运行。盒身四侧及盖面，通体饰蟠虺纹。

车形器物的功用是什么？有的专家认为是缅怀先人的微型挽车，有的专家认为是贵族妇女的首饰盒。